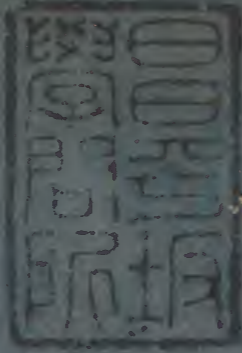


# 經濟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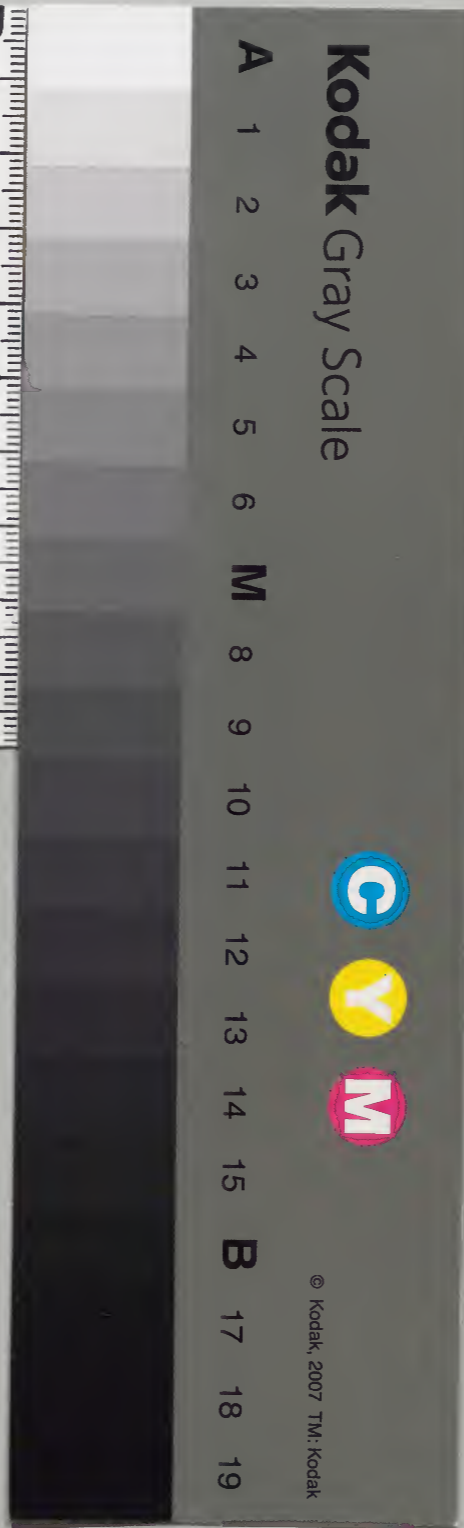
早之四十二  
禮儀



漢書門		
三〇三	三六	類
函	架	冊
四二	一〇	冊

漢書		
三〇三	三六	類
函	架	冊
四二	一〇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 18 )	
函號	366	7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經濟類編卷四十

淺草文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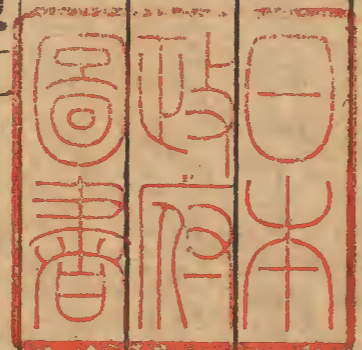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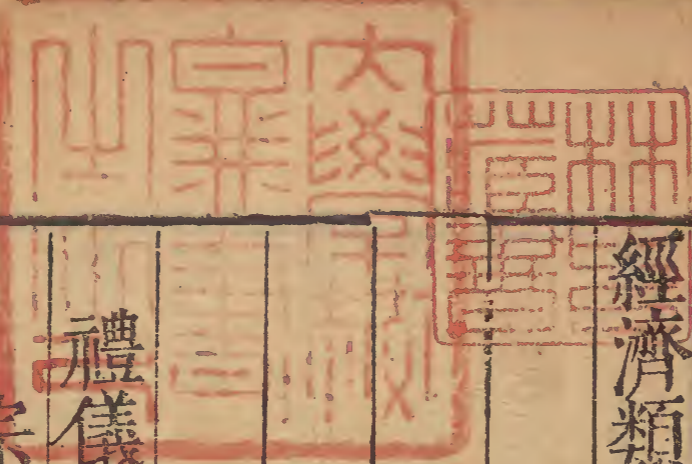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二

宗廟 四十一則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





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  
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  
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  
無禱止去墀爲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  
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  
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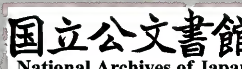
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  
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  
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  
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廟曰考廟王  
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高郢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  
思其德命魯侯代代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  
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



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  
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  
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  
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  
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  
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  
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  
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  
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當用可知  
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

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  
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  
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  
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  
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  
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  
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  
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  
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





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喪是周公不得爲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爲成康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興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

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魯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  
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  
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絜明而後  
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  
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  
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  
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  
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  
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  
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旣其葬也  
焚烟徹于上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  
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  
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畱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五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  
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  
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  
祀爰居三不知也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  
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  
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

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  
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  
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  
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無聲以聽之以告徧  
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  
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蕭以承之王  
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  
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虺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丞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愼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卿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矧其讒慝合其嘉好

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



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  
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  
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  
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  
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  
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漢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蓋聞古者相有功而宗  
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  
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直廟酎奏文  
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

諛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  
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  
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旣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  
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  
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爲昭德之舞以明  
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  
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  
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  
氐羗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



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  
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元帝議廟禮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  
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  
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  
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  
心猶謙辭固讓而后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  
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  
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  
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  
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議罷郡國廟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  
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  
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  
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  
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  
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

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廟園書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灾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向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于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于

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亡窮

韋玄成罷郡國廟議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于心也故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士



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玃狁最疆  
 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  
 伐玃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庭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  
 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  
 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  
 地廣兵疆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

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  
 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  
 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  
 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  
 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  
 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憇中國  
 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  
 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  
 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  
 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





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  
特遠遁于幕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  
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  
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  
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  
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  
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  
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  
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  
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  
夫三十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  
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  
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  
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  
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  
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孫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

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師丹議獨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



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暮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

禮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張純禘祫對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大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



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晉賀循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

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一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賴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賴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于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



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入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入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旣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已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荅義深備竟從循議焉



唐顏師古定宗廟樂議 聖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葺慶崇瓜瓞詩云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虞夏二代發禎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駢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教新幽歧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今遐遠之期惟天所命以長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

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曆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輝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太原寢廟議 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丞



嘗事深追遠但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  
不欲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並爲遷都乃是因事  
更營非云一時俱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  
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章玄成  
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廷議據此陳奏遂從廢毀自  
斯以後彌歷年代輟而弗爲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  
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睿  
哲之格言皇王之通訓況復導揚素志實招懿則俾  
遵儉約無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佑有垂先  
古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遺至  
性罔極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  
萬代列採縉紳僉曰惟允

岑文本定宗廟議 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  
之君莫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爰致  
郊廟自義垂闕里學滅秦廷儒雅旣喪經籍堙歿雖  
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  
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  
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  
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  
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



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世之彝  
典臣等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  
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  
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  
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或言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至于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喜于寶  
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爲然  
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  
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  
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

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于人臣  
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  
者焉況復禮由人情非自天墮大孝莫重于尊親厚  
本莫先于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建七世得  
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經世之高義德薄者  
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舊典立親  
廟五其祖宗之典不在此數庶承天之道興于治定  
之辰遵祖之義成于孝治之日

七廟議 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  
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代之廟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二壇王制云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  
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禘祭之禮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之廟主皆昇合食于太祖之室太祖  
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  
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  
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  
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  
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卽  
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饗祀不在  
昭穆合食之例爲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  
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爲  
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  
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爲  
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有隋宗廟  
之制斯禮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  
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洽重光景皇帝  
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大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  
之內故皇家大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  
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



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宣光以下依舊號  
令尊崇續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  
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  
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  
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  
爲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太廟謂文王以爲說者其  
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  
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禘羣主合食  
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者殊爲  
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尙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  
祚由稷尙故以稷尙爲太祖卽皇家之景皇帝是也  
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帝始  
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  
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齊梁不以  
蕭何爲太祖晉氏不以胡公殷王邛爲太祖宋氏不  
以楚元王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  
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  
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  
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  
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  
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于今矣當時不立  
者以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深遠方復立之豈是  
三祖二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  
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  
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  
命惟新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可不誣請準勅加太  
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  
崇之義

劉承慶議

謹按古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  
探列辟崇違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  
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尚太祖代  
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  
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  
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  
肇立宗祊罕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  
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  
數非備更于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  
文深垂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啟日四葉重光景皇帝







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殷方從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昇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復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也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國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爲嫌豈與夫睿聖深恩闡揚至化篤惟親之祀垂可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

使晉求秦祀反匪漢思所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昔炎德滅秦自以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祧不遷九祖並享三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失旣而疾因夢譴嗣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補旣非此例不假推揚但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正議虔訪有司金石取象于軒懸牢禮不虧于乾豆談樂廢廟絕恩棄德神之無形亦可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修其事若廢官去職何以敬神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旣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



何以爲國

段同泰議 古先王作範貽訓不背時而立矩必隨俗而裁規由是因人以設教從宜而制禮苟反經以合禮膠柱以調弦故三代所以損益不同百王所以昇降斯別伏據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差蘋藻驟移檀栢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修虞紀書稱咸秩禮記百神紛綸歲祀可畧言矣按陳貞節奏狀云伏見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人立事于代而寢廟相屬裸獻連時又

引漢元帝朝貢禹奏及丞相韋玄成匡衡等議皆以爲先王典禮不可越者臣愚以爲貢禹上書匡衡奏記理異于此事匪其倫何者上述祖宗遠論壇壝往復于商周之際徘徊于遷毀之間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如逝者之錫蘋繁亦猶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建封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于人立事于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奏狀云



合樂登歌有同列帝者隱太子等廟比來裸享皆稟舊章牲止少牢舞纔六佾進無季氏之僭退用諸侯之禮恭惟故實未爲乖謬自茲以降斷亦可知又據匡衡議思戾太子后園親未盡謹檢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總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準禮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故劉歆以爲德薄者流卑德盛者流光禮無所不順故無廢廟又漢司徒掾班彪云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皆數復紛紛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

之議劉歆博而篤矣據班彪之言足明古今異制禮合從宜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罷廢竊爲不可隱太子陵廟等權輿建立素非禮官詳定蓋是恩從中來斯事非外獎至如漢置戾園睦親也晉修虞祀繼絕也索神以祭則旁洽百靈咸秩無文則遠霑累代且匱神之祀春秋所非勝罔在原詩人攸嘆國家仁及草木孝通神明澤旣漏于二泉恩亦覃于九族豈有遠則堂伯祖近則堂諸昆服未絕于總麻情見遺于黍稷臣愚以爲置之則綏族廢



之則收恩綏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  
為宜

陳貞節太廟遷祔議 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  
七昭穆迭毀而太廟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  
正則奠獻無敘矣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  
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  
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遙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  
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  
庚不序湯甲而上繼于先君漢之光武不嗣于孝成  
而承于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絕懷帝自繼

于世祖而不繼于惠帝其晉惠帝當同湯甲孝成別  
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  
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  
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  
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于七代之  
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湯  
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會食太  
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  
裸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



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  
典伏惟昭成皇太后有大妙之德以配食于睿宗則  
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  
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嚳之  
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羲  
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  
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  
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

元稹議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神主升祔則中宗太和大聖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  
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  
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  
主不得為不遷之廟以愚所見皆非得禮之中也按  
禮官為臺省官等議但以為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為  
不遷之宗皆曾不知雖實為中興亦不得為不遷之  
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為始有功者為祖始有  
德者為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祖宗也按禮  
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夏不立太  
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為宗亦立五廟其餘  
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



宗之號至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  
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  
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爲始  
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殷周雖  
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爲準禮記王  
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蓋后稷  
文武三廟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  
守祧註云先公之祧祔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于  
文武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不遷之廟  
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遷之始王並無不祧  
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  
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  
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  
徒遂建議云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代宗  
孝宣爲中宗惠景已下爲遷廟通值漢祚不永昭成  
已降德不逮于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  
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爲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  
爲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于此又有以七廟  
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爲說者以理推之尤爲不可借  
如聖朝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爲



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爲太宗別立昭穆之廟  
六合不遷之廟爲九盡以爲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  
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  
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是有功之祖則有祖  
有宗盡居別廟于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  
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  
周則無據言情禮則兩乖酌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  
削漢朝不經之傳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  
常規爲百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他惑  
之疑誠一王盛典也

奏守貞論立對破陣善慶一舞議 竊惟一舞肇興  
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  
用兼賓祭皆祖宗之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  
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  
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軒陶化育莫匪神功豈于  
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  
立

權德輿遷廟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太廟太祖景皇  
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  
裕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



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於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連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



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于是正太祖于東向藏二主于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失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援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荆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爲殷向五百年稷後爲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爲曾爲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禮文祀典莫重



於是凡言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明儒禮官講貫  
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  
會議時與崔徹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  
禁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則  
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  
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  
聖慮裁擇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  
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  
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

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  
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爲七代之廟不數  
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若數以爲代則無  
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  
別廟中宗旣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  
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爲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  
論多是平子明皇亦以爲然故議久不決卒從禮官  
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爲康州都城尉

明皇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太常卿韋紹奏請  
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等議曰聖人知



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芟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按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

崔沔宗廟加籩豆議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污樽坏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





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

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畧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期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甗甗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于時器者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楹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



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  
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  
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  
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  
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  
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爲  
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  
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  
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  
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揚仲昌議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  
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  
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  
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蕙藻之菜潢汗  
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  
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  
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垂  
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克祭用非所詳也易曰  
樽酒簋二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  
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



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  
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  
章

獨孤及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謹按禮經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  
爲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  
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  
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  
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  
郊稷而祖文王則明白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

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  
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  
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  
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  
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邠禘郊祖宗之  
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  
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  
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  
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  
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  
祖報本之道其隆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  
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  
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  
漢故事配食天地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  
擬議不敢自專幸承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  
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  
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  
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

宜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  
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  
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  
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  
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  
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  
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  
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  
獻懿廟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  
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



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  
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  
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典聖廟而不禘祫臣  
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  
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  
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  
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  
主而復築宮以祭也今之所議者與此正同又雖違

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  
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  
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  
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  
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  
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  
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  
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  
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



經義類編卷四十一  
三十一  
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  
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  
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  
以爲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臣愈  
謹議

史玄璨禘禘議

按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公羊傳

云五年而再殷祭兩文雖互其義畧同禮記正義引  
鄭玄禘禘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文公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  
禘也是三月喪畢新君二年當禘明年春禘于羣廟

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  
之則新君二年禘三年禘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  
則六年當禘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  
年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禘十  
五年禘傳云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  
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  
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禘禘已後隔  
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  
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準先朝封贈尊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替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待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



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 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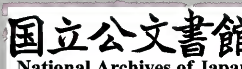
願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孫洙嚴宗廟議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切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禴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



鸞刀以割冕而摠于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  
 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棄漢  
 興草創禮之存者纔十二三事而宗廟之禮蓋闕如  
 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  
 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為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  
 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  
 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益濶帝王之親享廟者一  
 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  
 之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  
 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有司代祠而天

子未嘗親事也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  
 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  
 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  
 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  
 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  
 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  
 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禘  
 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委於祠官矣而神御  
 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祖尊考  
 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





白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曾不知復也  
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陛下皆親禱祠之  
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  
司代祠三歲郊見而纔一至也豈陛下孝思之至乎  
夫使有司代祠則犧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  
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陛下與其  
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廟  
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  
孝於天下也臣切思陛下至孝蒸蒸非不能也直以  
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

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之明  
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  
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國家之禮常病於吝  
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  
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爲異則內外厚糞資  
賜百官過幸增秩蓋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繁故古  
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  
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  
皆用小駕今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  
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齊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



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  
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畧則易行傳曰  
禮與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  
祖宗唯享陛下之誠百姓唯樂陛下之孝不在乎禮  
文之繁具也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  
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荅塞洪範傳大水  
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  
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  
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宋祁祖宗配侑議 臣等聞王者建廟社之嚴合昭

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  
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  
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  
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  
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  
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攄懿鑠闡孫謀將以昭合  
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  
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潞  
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閩禺請  
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



世丕闡洪業大宗皇帝敦受具璽席運下武龔天之  
計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  
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摺紳諸儒講  
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  
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  
遂考夏諺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翁受瑞福普  
浸黎元肖翹歧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  
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  
爲商之祖太甲大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  
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  
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  
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  
治定德宣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  
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裒對先謨  
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  
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  
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  
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  
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適  
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



系河類編卷四十一  
四十一  
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  
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  
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  
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眞宗登介丘降社  
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  
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  
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  
祖季秋大饗配以眞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  
之事鑑照前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  
愚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財鑑謹具議狀奏聞

韓維廟議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

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  
此爲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  
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爲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  
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業  
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  
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  
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  
宗所以別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  
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



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苟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而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謂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

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于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亦生于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



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行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闕也

聖宗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會二復首謂併祧禧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祖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元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逯



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譽庶妃堯未嘗以配譽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英宗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

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二

祭祀十一則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



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馬杵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馬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馬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馬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



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  
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  
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  
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燠文仲聞柳下季之言  
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  
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馬室事交于戶  
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  
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  
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  
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  
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  
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  
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  
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  
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



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晉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

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江道

上疏臣尋史漢舊制統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

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爲祀而

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按漢儀

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

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

於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

而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尋常

臣聞妖青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

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

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

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

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

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

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

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

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道

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



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佚虜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  
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  
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  
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  
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  
青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大祀以禮神祇  
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  
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  
與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  
奠能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  
所施補則不統其原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  
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賸之求  
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主精孰能與此  
帝猶勅撰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

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  
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文餘行人禽  
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  
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石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  
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  
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



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諛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已前

雹者復向所發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曷爲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爲允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唐長孫無忌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勳烈於人及日



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議在報功爰及隋代并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議咸欲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準遵故實修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鄆以太公配祭周武王於鎬以周公配祭

配祭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未徵令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



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為得失  
 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配康成之  
 奧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儒未垂制於後昆  
 華往代之訛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  
 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  
 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  
 述周公嚴配此即周公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  
 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  
 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代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  
 自漢以來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  
 茲上哲貶乎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  
 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  
 別禮配饗武王

顏師古功臣配饗議 竊以肅恭禮祀經邦彝訓追  
 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  
 昆未貽憲則聖皇馭寓玄化醇深錯綜遺文包括舊  
 統於穆清廟備孝饗於吉蠲股肱良哉豫銘常之配  
 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謀僚列淺聞寡  
 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闕年載遐深傳習各殊執見  
 靡一爾雅說祀禘為大祭公羊義大事謂禘何休所



釋又異鄭玄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祀之證是非衆論雖曰躋駁隆殺二端厥趣可睹謹按禘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於禘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其大饗周禮著祭於大蒸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行中間雖經差失梁朝又以矯正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氏命曆卜食咸陽修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革今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於昵昔賢著誠黷則不敬祀典明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况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饗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旣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非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略論情卽理孰曰可安今請禘配功臣禘則不豫依經合義進退爲允謹議

李谿敬鬼神議 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刊之典而教人孝弟非謂能爲禍福而求益則何以言祈福歟若然者則必知鬼神之所在矣不然則何以知其益邪且書稱帝堯命重黎絕地



天通無有降格以言天神不降於地地人不姦於天各有其所自然不擾也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莫能逢魑魅魍魎此亦言捍禦僻邪也今據史記列堯先禹後年代甚明若既使重黎能絕地天通則神人已不降格矣夏禹何所加益而鑄鼎邪若禹非妄作實欲知神姦則是重黎不能絕天地之通矣研斯二說將爲妄則列之經史以爲實則甚相悖今不知鬼神尚在域中邪爲前聖所遏絕而不通也有無之間果未可詳辨以爲果有邪則宣尼固當語神而不拒子路問事也以爲果無邪則丕山蹊隨之逢不列於史策旣千里著論亦無復也自此已往或謂之有或謂之無竟無定止有無尚未知而君子敬之豈足求益邪然道固若是矣道斯在豈必徼福而後爲哉若徼福而後爲則是內懷詐僞曲諂之心非不愧於屋漏也今江東委巷之禮祠夏禹蜀人則祠先王與武侯祈祝徼福昧亦甚矣且夏之後桀奔南巢蜀之後主而縛於成都苟有神禹先王武侯之靈何不救也豈有未能救其骨肉子孫而愛他人乎推而考之則鬼神未必能專爲利害也設令能害盈福謙饗於克誠亦惟德所動吉凶由人而已豈變化



經義類編卷四十一  
所為哉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若以鬼神  
未能福人而無敬是不見利不勸也未能禍人而無  
懼是不威不懲也可以君子而同於小人乎是故敬  
而無失匪有他也禁淫祀勵疏怠匪求益也苟有前  
聖之典籍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教論道而已故君子  
敬順而勿疑

柳宗元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  
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  
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  
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  
之是乎余曰夕之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  
暮見曰夕故詩曰如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  
夕不廢夕晉侯將以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  
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礪其椽張老夕智  
襄子為室美士茁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  
闈拜謂之夕郎亦山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  
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  
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  
世可乎余從之



宋鄭褒原祭說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郊以饗帝孝以承業廟以祀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口是以禘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爲崇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

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之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其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誰能犯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爲已也有天下然後祭泰山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爲已如可求之必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僊其卒有獲乎彼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享况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拆於余技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



百千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為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為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奈何

巡幸 六則

劉向修文篇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



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削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隋煬帝西巡河右出臨津關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等圍之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詔大將軍張定和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皆爲所殺獨衛尉劉權出伊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追奔至伏侯

而還初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至是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車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



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  
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  
極於此矣自西京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鉅億  
計或遇寇鈔死亡不達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  
失業西方先困矣初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不遣  
至是伏允敗走帝立順為可汗遣之不果入而還

唐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  
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  
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  
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

喜從之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  
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  
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  
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乞從求而對皆不聽諫  
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複道出城幸華清  
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  
從晡時還宮

敬宗游幸無常昵比群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  
宸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略曰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  
貌獻餐斯可戒懼敬宗優詔答之

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  
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極言驪  
山之凶敬宗曰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即日還  
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欲幸東都  
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  
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  
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  
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  
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籍田二則

周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  
事在農上帝命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  
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  
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  
者大史順時覘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  
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  
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  
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  
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



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  
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  
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  
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  
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  
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  
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  
土虞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  
百官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  
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  
恪恭於農修其強畔日服其罇不解於時財用不乏  
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  
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  
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  
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  
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  
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漢黃瓊行籍田禮疏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  
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  
萌率勸農功昔周宣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  
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  
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  
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恤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息遑  
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  
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  
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之  
百從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

宮饗醴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  
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  
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  
道也



明堂月令十四則

漢魏相明堂月令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天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



幸甚

陳寵上章帝疏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一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

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採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蔡邕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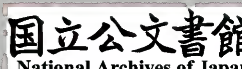
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釋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尊變化之所由來

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



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

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篤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欽爾視日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統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  
爲學四馬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  
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  
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  
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  
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  
辟鄉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  
於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然於太學禮記曰

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  
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  
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  
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星辰也水環四周言  
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感德  
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  
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  
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與  
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



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梯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引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閭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鉉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升廣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而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詔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饗於帝吉孟



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太廟宮室五度令月孟春之日月在營室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伐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間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士者諸侯朝正天子受月令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太平給符瑞至由此而已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記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



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唐魏徵明堂議 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

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蠡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 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嘆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睹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永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舍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顏師古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



賸肇起黃帝降及唐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  
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  
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  
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  
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  
紀其四面明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  
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  
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載  
帶以弓韜禮于禘下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  
以刊晨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  
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  
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宸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  
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  
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  
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  
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宸受朝常居出入旣在臯  
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  
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縉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  
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



而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一實三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七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况鄭氏臆說淳

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謹封禪博召諸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於天子於是詔制始下決策施行詔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旣時和歲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鈞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墉雉適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陳貞節議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



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者豈  
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  
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  
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  
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  
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  
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  
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  
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  
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

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群  
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  
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  
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  
闡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  
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  
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闡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  
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  
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  
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



重閣層樓之業烟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  
貽誠煨燼甫邇遽加修復况乎地殊景已未荅靈心  
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  
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  
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  
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  
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  
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  
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使者量事改修  
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  
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孔玄義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謹按孝經云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配尊  
大之天昊天是也物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  
行孝之大莫大於此以明尊之極也又易曰先王以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  
也故知昊天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  
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闕丘義符孝經周  
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配感帝於  
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



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  
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  
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之祭祀以祖考  
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祖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  
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

沈伯儀議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  
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  
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旣差  
前後垂次則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  
主明堂宗祀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  
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  
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  
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  
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



蘋蘩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  
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配之後始創兼尊必以  
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園丘  
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  
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  
休普天同類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

元萬頃議 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宇開  
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  
上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  
接三帝功睿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千古

莫擬豈徒錙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  
昊天上帝等祠立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  
聖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  
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  
承志忠以順美竊惟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  
訓于通規遂申情于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  
今若遠撫遺文近乘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遷便是  
臣黜于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于上靡遵弓劔之心  
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



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耀鬼等遂舍樞闡三葉之宏謨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祠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以申典禮

明堂大饗議

謹按明堂大饗惟祀五方帝故月令

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典禮所云大饗不問卜

鄭玄注云謂偏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

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

堂曰祖宗故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于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饗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等五嶽四瀆諸神並合從祀于二至明堂總莫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于嚴配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旦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



嶽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圓丘庶不煩  
黷

閻仁請明堂告朔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  
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  
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  
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  
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  
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北則聽朔之事畢  
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  
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性告

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  
魏至今莫之適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  
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祠云其帝其神耳所  
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  
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配祖帝而祭告  
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曰禮人君每月告朔  
于廟有祭謂之朝饗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  
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闕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  
卽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



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  
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  
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  
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  
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  
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  
爲有明堂卽令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  
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旣  
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  
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  
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

王方慶議 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  
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  
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  
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  
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  
廟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  
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  
其正室則謂之大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  
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



經義類編卷四十一  
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郊總校受十  
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  
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  
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  
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  
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  
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  
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  
議按春秋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  
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

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  
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  
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  
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  
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  
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  
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日  
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旦通天宮受朝  
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



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皆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元旦通天宮受朝及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總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卽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

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之卽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言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一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旣異在臣不敢用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其朔之時明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入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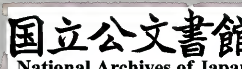


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未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隆暨於晉末戎馬帝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隆暨於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闕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旣闕明堂寧論告朔乎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寔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一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



張齊賢議 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以周禮天官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

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象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曰而歛之即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旦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于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于寶之注以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告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即傳寫之誤不可據以





爲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卽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視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卽天子唯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舍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卽大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唯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但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爲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饗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行之



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是明太宰以歲首  
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  
而王猶日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子職云  
頒告於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  
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頒之於官  
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  
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高  
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下喪亂弘多豈可以漢  
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  
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  
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也又貞觀顯慶  
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  
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  
矛擊楯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  
義爲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  
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群議所  
得參詳

宋范祖禹明堂議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  
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  
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



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卽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禱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今侍臣編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禮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

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與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于上則百官有司



莫敢不祇肅于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惟陛下  
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  
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經濟類編卷四十二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四

會十則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未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  
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與是情而厚



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甍  
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  
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  
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  
河涑澮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  
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  
勢釋其閉脩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  
天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  
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  
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  
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



系漢書卷四十一  
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

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曰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瘕無不噬也



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  
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  
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詔曰寡君願事衛  
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  
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  
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取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

詔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  
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  
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  
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  
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  
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  
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  
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  
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  
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  
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  
大路少帛緝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  
都以會王之東蒐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  
須之鼓闕鞏沾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  
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  
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  
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  
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  
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吳王夫差旣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  
溝通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  
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任事率師泝海沂淮  
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  
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  
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  
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  
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  
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  
徐夷曰吳旣敗矣將來溝而膠我我無生命矣會而  
先晉晉旣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



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今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按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袍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旃丹中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



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  
攻鷄鳴乃定旣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  
鳴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  
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  
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  
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  
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石今非王室  
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往楚秦將不長  
等以力征一一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

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  
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  
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潘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  
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皆乃進  
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旣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  
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  
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  
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  
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  
旣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



孫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  
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  
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  
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  
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  
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  
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  
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  
齊宋之爲已害也乃命主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  
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  
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  
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  
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  
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  
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  
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  
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  
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  
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  
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  
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



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  
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  
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  
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  
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吉人曰令尹  
將死矣不及三年來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  
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  
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  
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  
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  
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



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

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王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在止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救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戍之謂乎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甕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甕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甕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甕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甕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盟八則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麇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里戍師于汜今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

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儆楚人吾二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於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諸侯伐鄭齊大夫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昔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蕙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會於瓠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



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黍雖有饑饉亦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晉成虜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



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  
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  
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  
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  
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  
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  
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  
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  
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  
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  
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  
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魯昭公孫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云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魯哀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潤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聘六則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  
 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  
 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

經三齊頁編卷四十二

聘



系濟類編卷四十二  
二十一  
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二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合其大而重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爾大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儻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齎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羣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齎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爲晉法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齏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



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樛兮宣子喜曰鄭其  
 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  
 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  
 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  
 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  
 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乎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宴二則

宋太宗召宰相近臣賞花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院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卽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常念及此乎



張常合及批平

賜入其及之...

宴諸王大臣

命命...

皆四品...

出...

...

...

專對十五則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外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者皆哭楚人退師鄭人

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皇門至于遠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

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

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

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

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  
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  
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  
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  
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  
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  
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  
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  
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

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  
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  
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  
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  
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  
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  
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祇於彊今豈其罪也大國若



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  
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主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棄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而忝  
天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帥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  
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于  
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  
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  
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  
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  
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  
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  
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  
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  
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皆棄  
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  
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  
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鷹  
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  
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  
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允而效  
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諸輶轅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  
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今裨諶善謀於野則蕩於  
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  
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  
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  
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  
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  
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  
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  
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  
請問行期寡君將奉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  
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  
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  
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  
寡君聞命矣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  
晉師克鞏召伯盈遂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郟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



經傳類編卷四十一  
三十四  
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脅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  
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厝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  
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  
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  
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  
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聞先王亦唯伯  
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  
何爲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  
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  
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  
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  
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  
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  
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  
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  
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踦跂畢行無有  
處人以從軍更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搗止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主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旣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鑿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遵汶伐博登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松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



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  
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  
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  
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  
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  
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齊命 十二則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  
是繼與伯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  
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  
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  
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  
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  
不和小人耻矣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  
也曰必報讎寧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君不憚  
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

齊孝公伐我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紀漢書卷四十一  
三十一  
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  
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  
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龐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今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四王  
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之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  
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  
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  
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  
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  
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  
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  
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  
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聞二年聞  
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  
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



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  
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印董父與皇頡戾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  
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  
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  
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  
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  
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  
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  
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



經傳類編卷四十二 四十二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  
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魯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開  
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  
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  
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



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  
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  
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  
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  
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竊不戒賓見無時令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



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  
忘共命先王之命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  
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  
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  
夫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  
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曰  
之晉人不能詰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  
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  
卜來吉乎對曰吉寔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  
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  
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  
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收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之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禮瘞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魯哀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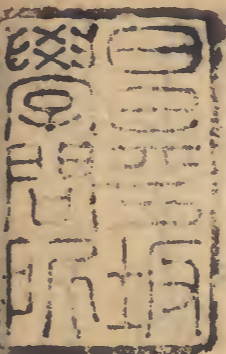
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鬻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十之乎對曰然上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聖而嚴者其為教也嚴而嚴者其為教也嚴

聖而嚴者其為教也嚴而嚴者其為教也嚴



聖而嚴者其為教也嚴而嚴者其為教也嚴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